



著小说里都有)。这当然也源于她对于故事内核的绝对自信。即使在你熟知剧情、熟知凶手之后，这两部小说也仍然可以当作爱情小说，一读再读。

除了大侦探波洛，阿加莎笔下的名侦探还有马普尔小姐，一位总是在打毛线活的老小姐，看似人畜无害，其实鬼精鬼精，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人群。

有观众问詹姆斯，他更喜欢波洛还是马普尔小姐？他笑了：“这就像问我更爱儿子还是女儿！”不过，他可能对“女儿”还是有些偏爱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波洛的光芒都盖过了马普尔小姐，“我觉得马普尔小姐的时代即将到来。这位总被低估的乡村老太太，她的智慧与洞察力值得被重新评估”。拍一些新的关于马普尔小姐的电影，是詹姆斯长久以来的梦想。

无论是波洛的灰色脑细胞，还是马普尔小姐的闲谈式推理，它们最终服务的，都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故事本身。詹姆斯觉得，好故事是普世的，它不因时间流逝而褪色，也不因地域阻隔而失效。“阿加莎并未到过中国，但是今时今日，在她逝世将近50年之后，还有这么多中国观众赶来相聚，我相信这已经非常能说明她的影响力。而我也怀着谦卑的心情来到上海，很高兴看到中国新的创造者用他们的方式将阿

加莎的故事持续搬上舞台，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方式，真实地呈现曾外祖母笔下的故事。”

阿加莎的“睡前故事”

詹姆斯的到访，让人想起了15年前的2010年1月，也是一个冬天，他的父亲、也是阿加莎的外孙，马修·普理查德来到上海——当时捕鼠器版话剧《无人生还》正在上海演出。

至今仍然记得马修先生谈到他最喜欢的阿加莎作品——不同于詹姆斯的《控方证人》，马修最喜欢的是一本相对冷门的阿婆作品《无尽长夜》。书里的年轻人打动了马修：“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和书里的主人公差不多岁，深深地感觉到我的外婆非常了解年轻人，她能看到他们身上青春的热情，同时也嗅出其中容易引向罪恶的危险部分。”

他还透露，外婆常常“就地取材”寻找创作的灵感：“她曾经养过一只名叫Bingo的小狗。这只小狗很有个性，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当电话铃响起时，第一时间冲过去，咬那个离电话最近的

人。”“阿婆”迷听到这里无不会心一笑——这不就是小说《哑证人》里那只关键的、会制造麻烦的小猎狐犬“Bob”的现实原型吗？

这位外婆还常常会给小马修讲睡前故事：“我小时候有两只玩具大象，身体是红色的，耳朵是蓝色的，一只叫Flutt，一只叫Butt。外婆给它们编了许多如何逃出动物园的故事。”原来推理女王还会给外孙讲睡前故事，还充满了童趣和奇思妙想啊。看来她的想象力不仅仅服务于那些错综复杂的谋杀案，也服务于一个孩子天真烂漫的童年。

难怪詹姆斯会说，“阿加莎作品其实很适合孩子看”。“尽管故事里有罪案，但也充满了正义。孩子们对正义有着天然的向往，而阿加莎的故事，无论过程多么曲折，最终总能回归正义与秩序。”

这或许就是家庭成员的意义——他们看到的不仅是全球闻名的女作家，还有那个作为普通外婆、普通母亲的阿加莎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“阿婆”是个很有活人感的作家，她不但在打字机前默默敲打了半个多世纪的谋杀案，还是一个很有幽默感，非常可亲可爱的人。

阿加莎作品其实很适合孩子看。尽管故事里有罪案，但也充满了正义。孩子们对正义有着天然的向往，而阿加莎的故事，无论过程多么曲折，最终总能回归正义与秩序。